

## 第八回 愛財奴貪財害主 好色子圖色忘恩

詩曰：

義犬知酬主，靈禽尚報恩。  
笑他黃鐵輩，鯁面且為人。

且說黃世榮自從朱能赴京之後，日日盼望消息。不覺過了兩越月，並無音耗。又見貨物齊備，只得打帳進京發售，得來探聽朱能消息。正在籌度間，忽家人傳帖說道：「有客拜候。」

世榮接貼一看，見寫著再造弟鐵威拜叩，心中醒悟，即出廳迎接。原來鐵威自從世榮救脫之後，受驚回家，染病月餘，至是痊愈，備了許多禮物拜謝。世榮接至廳上，鐵威家人將椅擺列正中，按扶世榮坐下，鋪設氈條，鐵威納頭便拜。世榮被鐵威家人按住，起謝不得，只說得數句不當，鐵威早已拜完起立。

世榮下來重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黃安進香茶。茶罷，鐵威曰：「小弟前叨活命，回舍理應候謝，無奈染病月餘，至今稍可，是以薄具不腆租酬厚德，伏乞笑納，不勝幸甚。」命家人呈上禮物，世榮把禮單一看，見禮物厚重，便曰：「偶爾解紛，何功之有？既勞大禮，復承厚賜，何以克當一面？」命黃安往書窗叫兒子貴保回來陪客。貴保才貌雙全，聰明靈利。貴保聞命隨到廳前，見父下禮，復與鐵威相見。禮畢侍坐，鐵威便問世榮曰：「此是令郎麼？真英物也。」世榮曰：「頑劣小蟲，過勞尊譽。」說罷，向鐵威拱手，道聲「失陪」起身入內，命家人擺酒，將送來禮物揀兩種輕微者受下，餘命家人捧出，復出廳前，與鐵威見禮。鐵威一見捧回許多禮物，便曰：「些須薄禮，略表微意。原不足酬鴻恩於萬一，恩公拱芹若是，何見棄之深，務求笑納為是。」復命家人呈進，世榮固讓不獲，只得復受下一二種。鐵威堅求全受，世榮總總不聽。鐵威曰：「恩公如此見卻，莫非嫌禮物輕微麼？」世榮曰：「非也。鐵兄不知小弟賦性，大不猶人，看得財字甚輕，義字甚重。當日解紛，雖出偶爾，原是一時義激，非為他日要結之地。鐵兄盛賜，在愚本意原是一概不領，但見全卻則太不恭，是以略領數種，仰副尊意，已覺傷廉。若再過逼，是教小弟違心而受了。這個如何使得？」鐵威曰：「恩公乃豪俠之士，看得財帛甚輕。只是小弟受活命大恩愧無以報。些須微意，豈足云酬？但恩公如此方嚴，教小弟難以為情了。」說話未了，黃安將酒筵已備，請定席何所？世榮命設花園，於是起身邀鐵威進園。鐵威曰：「又來攪擾。」世榮曰：「便飯褻尊。」於是帶同貴保一齊進園。鐵威一進花園，見鋪設十分景致，奇花推砌，玉樹盈階。西雕欄半池綠水，過了碧鴛塘，直進百花亭。亭雖小，而甚軒敞。周圍坡窗，對面隱隱朱樓。俄頃酒筵齊備，一齊入席。酬酢之際，一陣梅香撲鼻。鐵威好梅，聞一陣梅香，忙側身啟窗一看，驀然見對面樓門半啟，露出二八女娘，生得千嬌百媚。鐵威一見早已魂銷，原來那女子是世榮女兒素娟。是日，不意被鐵威窺見，急即將樓窗掩閉。鐵威此時神情飛越，無心飲酒，累次辭醉。世榮見此不復強飲，俄而席散。鐵威告辭，相送出門而去。按下不表。

卻說世榮受了鐵威幾色禮物，心中甚不過意。次早，備回幾種禮物教黃安送到鐵家。黃安領命直程到鐵家，見了鐵威道：「達主人之意，呈上禮物。」鐵威曰：「貴主人可謂尚禮矣。鐵某身受大恩，昨具微儀，造府拜謝。幾番推卻裁領略數種，今又遣管家送如許多到來，教鐵某如何敢受。管家且請坐下。」

黃安謙遜不獲，只得旁坐曰：「小人臨行親受主人吩咐說道，家主理應親臨拜候，只因事冗，是以著安等具此不腆，務求鐵相公笑納，懇求愛下等小人好早復命。」鐵威見他伶牙利齒談笑生風，有心結識，便命家人治酒。俄頃筵備，邀黃安同酌。黃安遜謝曰：「小人怎敢勞相公盛筵相待，況屬對酌愈發不當。」鐵威曰：「黃管家一場跋涉，不才脫粟相留，何云盛饌，既將主命便如貴主親臨一般。古人敬主及使之義，云何則對酌，何須遜讓。不才看管家英氣逼人，終非人下，故有心結識，望勿客套為是。」黃安見說，只得旁坐。又欲自己行觴，鐵威不肯飲。鐵威有心結饌十分慇懃。原來鐵威自見黃素娟之後，心心念念並夕不寐。恨無可下手，今見黃安到來，故意備筵款待，探他口氣買囑行計當下先以言語之曰：「貴主尊庚若何？膝下有幾位公郎小姐？」黃安曰：「家主年裁不惑，若問兒女只有小子小姐二人。」鐵威復恬之曰：「貴主真好家門，生得一雙白璧。昨觀女郎器宇真不愧國器掌珠。我雖未寤其嬌英，想姊妹全一超倬矣。」黃安曰：「家姑娘素號天姿水月，村中亦算她翹楚。家主愛女珍寶，是以年方十七尚未字人，惟素娟好樓居。昨日筵前，對面矗起一帶雕囊，就是藏英之所矣。」鐵威聞言大喜曰：「不才有心腹之言，管家休得見笑。」

黃安曰：「鐵相公有何鈞論，小人當洗耳恭聽。」鐵威曰：「不才粗俗不文，直腸素具，心中所愛矢口傾陳，雅慕管家英年亭俠，意欲結為生死，意下如何？」黃安避席面遜曰：「鐵相公飲酒無多，何作醉語，下人對酌已為非分，況復訂盟骨肉，豈不辱及門間。」鐵威曰：「管家差矣。古雲英雄莫問出處，結交攸貴同心。昔衛將軍先為牧豬之隸，後作漢室元勳，管家今雖身隸黃門，安禁他朝飛騰貴路。愚意已定，休得推辭，趁在今夕殘筵焚香，當空一表。」黃安曰：「既鐵相公不棄下援，小人只得高扳。」鐵威大喜，兩下各道年歲，鐵威齒長為兄，黃安年少為弟，二人當天下拜。禮畢重新入席，兄弟稱呼，相與暢飲。鐵威曰：「黃賢弟，愚兄有一秘事拜求，事成千金相謝，求勿疏泄。」黃安曰：「鐵兄有何秘事見托，弟若能亦無不盡心。」鐵威屏退家人，細語曰：「昨到府，酒筵相對無意尋香，看見樓窗有一二八女子，十分標緻，回舍十分渴慕。賢弟怎生一計，使愚一傍玉眺，真個千金酬謝。」黃安曰：「別事猶可效力，此事甚難。勸賢兄勿作是想。」鐵威曰：「芳容已牢諸肺腑，寤寐亦所不忘。賢弟不作周方，恐七尺微軀喪在蛾眉之手。今先薄具微意，事後再復酬勞。望賢弟萬勿推辭，亟為吾兄借著。」說罷將手中金條脫奉過黃安，黃安躊躇半晌便曰：

「鐵兄情重，小弟只得效勞。但此事只可緩圖，斷難鹵莽。俟家主出門後用調虎離山計，庶幾方成。業已訂盟，兄事猶吾事，何須言謝。」即將條脫交回。鐵威曰：「些須微意，賢弟不受是見外了，教愚兄心中怎安？」黃安見狀只得收下。俄而席散告辭起行。鐵威將送來禮物分毫不受，回個領謝帖交黃安帶回。黃安回覆世榮說道：「鐵威十分感激，不敢受賜，原禮帶回。」世榮只得由他。過了數日，諸貨齊備，擇吉進京發售，辭了家眷，帶齊各僕，把各貨發車，先由陸路進發。

卻說黃安受了鐵威囑托，在路上已安排一計，行了兩日，剛剛將到港口，是日詐坡在路上呷唔發的作態喬妝，假意昏倒地上。世榮不知其詐，見他有病，即打發車夫將他背回家中。

黃安回家害主母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